

契丹文『惕隱司孟父房白隱太傅位誌碑銘』 『故顯武將軍上師居士拔里公墓誌』合考

愛新覺羅 烏拉熙春

契丹文『惕隱司孟父房白隱太傅位誌碑銘』（出土自中國內蒙古赤峰地區，入藏北京遼金城垣博物館）及『故顯武將軍上師居士拔里公墓誌』（出土自中國遼寧省阜新蒙古族自治縣，現存阜新市文物管理委員會），對廓清敵輦巖木古一族九代人的世系、遼太祖淳欽皇后異父仲兄室魯一族十二代人的世系以及相關史實的重新認識具有極為重要的史料價值。

『惕隱司孟父房白隱太傅位誌碑銘』的釋讀考證結果，本文為首次發表。

『故顯武將軍上師居士拔里公墓誌』墓主的官職「顯武將軍」，曾被某些學者錯譯作「宣武將軍」。顯，見母字；宣，心母字。契丹小字音譯這兩個字所用的表音字截然不同。「顯武將軍」乃金朝武散官從五品中；「宣武將軍」乃從五品下。一字錯譯，導致將墓主官階妄降一階。復因某些學者對『顯』墓主先祖名諱的契丹文表記多有曲解，導致墓主的房族不明所屬。筆者的最新譯文首次將墓主身世全部揭秘：墓主顯武將軍拔里公即室魯十世孫、蕭翰九世孫。並且，墓主五世祖之弟的名諱，亦由『白』的解讀而獲知。

一 敵輦巖木古子嗣

據筆者的解讀，契丹文『涅鄰劉家奴詳穩墓誌碑銘』（重熙二十年[1051]）、『紮鄰王墓誌銘』（咸雍八年[1072]）、『耶律烏廬本太尉墓誌銘』（大安十年[1094]）、『耶律夷里衍太保位誌』（乾統三年[1103]）、『白隱太傅位誌碑銘』（乾統五年[1105]）五方墓誌所記述的皆是橫帳孟父房敵輦巖木古的後裔。據『遼史』卷六十六皇族表，橫帳孟父房巖木楚國王位下有子三人：迭刺部夷離堇胡古只、迭刺部夷離堇末掇、迭刺部夷離堇楚不魯。『涅』記述的是胡古只的子孫；『紮』『烏』記述的是末掇之子團寧頽昱的子孫，但『烏』將團寧頽昱誤置于敵輦巖木古位下、漏記了末掇。『夷』與『白』記述的是敵輦巖木古第四子guinin modo之子蒲鄰摩斯的子孫，guinin乃其字，音譯作「國隱寧」；modo乃其名。modo雖與『遼史』所載敵輦巖木古次子「末掇」語音相近，但契丹文『蒲奴隱尚書墓誌銘』（咸雍四年[1068]）載忽沒里重孫有名modō者，其音亦接近于「末掇」，然與國隱寧之名的表音字綴寫形式不一致。倘國隱寧與末掇為同一人，則皇族表將末掇誤置于楚不魯之上、胡古只與楚不魯之間尚應有一子，或因早逝而為『遼史』所遺漏。契丹文墓誌有末掇子孫改隸仲父房之說，但「團寧頽昱之子古鄰滑哥、古鄰滑哥之子雲獨昆撒割里」這一段敘述中的「子」上面皆無標示第幾子的序數詞、「子」一詞下面亦無獨子的標記。因此，不能排除改承仲父房述瀾釋魯四世孫石刺之帳的雲獨昆撒割里的父祖有其他兄弟的可能。本文暫將國隱寧與末掇擬定為同一人，有待新資料的出現再作修正。

『烏』載：「蜀國王之子團寧惕隱頽昱（按：當是末掇之子團寧惕隱頽昱）」；『夷』載：「國隱寧夷

離董、蔑古乃迷里吉麼格二人之子蒲鄰摩斯令穩」。兩處契丹文之「子」的上面，皆未標明第幾。倘國隱寧與末掇為同一人，據此無法確知團寧頽昱與蒲鄰摩斯孰者為長、孰者為幼，且不知其父究竟有幾子。所有這些疑問，都寄希望于今後出土的墓誌予以解明。

據『紉』『烏』，團寧頽昱之孫、亦即古鄰滑哥¹⁾之子雲獨昆撒割里承繼仲父房述瀾釋魯四世孫石刺之帳，所生之子查懶瑰引(耶律仁先、耶律智先兄弟之父)一支的房族改隸仲父房。

據『夷』『白』，蒲鄰摩斯五世孫夷里衍紉里(即『夷』墓主)、白隱蒲速里(即『白』墓主，夷里衍紉里之堂兄)，房族皆隸屬孟父房。

『夷』二十世紀初由中國內蒙古自治區赤峰市巴林左旗博物館購自骨董商，具體出土地點不明。關於墓主世系的詳細研究，已載拙作『契丹文墓誌より見た遼史』²⁾。『白』2009年由北京遼金城垣博物館購自骨董商，出土地點同樣不明。兩方墓誌皆載墓主葬于「北院家族墓地」(可能在今巴林左旗或阿魯科爾沁旗一帶)。

茲將筆者對『白』的最新譯釋結果與『夷』的記述相比較，可將國隱寧之子蒲鄰摩斯家族綿延至遼末乾統五年的世系廓清。兩方墓誌所記述的家族由敵輦巖木古七世孫一輩析開，『夷』記述的是聖郎君長子撒班鐸魯幹之嗣；『白』記述的是聖郎君次子蒲速宛烏魯里之嗣(『夷』欄所附HG正楷書體標示者，為『紉』『烏』的記述)。

『楊隱司孟父房蜀國王帳耶律夷里衍太保位誌』 (遼天祚帝乾統三年[1103])	世	『楊隱司孟父房白隱太傅位誌碑銘』 (遼天祚帝乾統五年[1105])
始祖:習撚涅里 夷離董		
敵輦巖木古 夷離董(重熙中上諡蜀國王) 妻:敵烈 麼格乙林免	1	先祖:敵輦巖木古 夷離董(天皇帝之伯父。重熙年間詔封楚國王、蜀國王) 妻:敵輦 麼格乙林免
第四子:國隱寧末掇 夷離董(陶猥思迭刺部夷離董) 妻:蔑古乃迷里吉 麼格	2	第四子:國隱寧末掇 夷離董(陶猥思迭刺部夷離董) 妻:蔑古乃迷里吉 麼格
蒲鄰摩斯 令穩(突呂不部夷離董。開府儀同三司。檢校太師。燕京使。) 妻:涅里袞 夫人 ----- 團寧頽昱 楊隱	3	蒲鄰摩斯 令穩(突呂不部夷離董。開府儀同三司。檢校太師。燕京使。) 妻:涅里袞 夫人
蒲鄰長子:蒲勒 郎君 ----- 蒲鄰次子:撻里葛 郎君 妻:乙室已裏魯 娘子 ----- 蒲鄰季子:兀古鄰頗得 統軍 ----- 團寧之子:古鄰滑哥 大王	4	長子:蒲勒 郎君 ----- 次子:撻里葛 郎君 妻:乙室已裏魯 娘子 ----- 季子:兀古鄰頗得 統軍
撻里葛長子:北衍蒲奴 詳穩(保寧中授祇候。左院皮室詳穩。) 妻:拔里阿古 麼格 ----- 古鄰之子:雲獨昆撒割里 太保/太師(改承仲父房石刺令穩之帳)	5	撻里葛長子:北衍蒲奴 詳穩(保寧中授祇候。左院皮室詳穩。) 妻:拔里阿古 麼格
北衍之子:聖 郎君(祇候)	6	聖 郎君(祇候)

<p>妻:滿尼 娘子(國舅尚父帳)</p> <p>雲獨昆之子:查懶瑰引 燕王</p> <p>妻:燕哥 別胥(迭刺奚可汗帳劉七督軍之女)</p>	<p>妻:滿尼 娘子(國舅尚父帳)</p>
<p>聖郎君長子:撒班鐸魯幹 相公[1020~1076] (承曾伯祖父蒲勒之帳。重熙初授祇候。咸雍年間任南院副部署。左夷離畢。太子太傅。南京同知。封使相。大康二年薨于西南招討任上。享年57歲)</p>	<p>7 長子:撒班鐸魯幹 相公[1020~1076] (大康二年薨于西南招討任上。享年57歲)</p> <p>幼子:蒲速宛烏魯里 郎君[1030~1099] (祇候。壽昌五年病故。享年70歲)</p>
<p>妻:隗衍 夫人(顯昆宰相帳北衍古昱太師之女)</p> <p>查懶長子:紉鄰查刺(仁先) 尚父宋王</p> <p>妻:胡都古 遼國夫人(乙室己國舅大父房刺只郎君之孫、涅隣朗太師·楚不古夫人之女)</p> <p>查懶次子:涅木袞曷朮(義先) 楊隱郡王</p> <p>查懶三子:撻不衍構蘇乙(禮先) 太尉</p> <p>妻:胡睹 夫人(奚可汗帳高奴林牙之女)</p> <p>查懶四子:烏盧本耶魯(智先) 太尉</p> <p>妻:胡睹 夫人(奚可汗帳高奴林牙之女)</p> <p>正妻:乙你割 娘子(國舅小翁帳某樞密之女。無嗣)</p> <p>次妻:撻不衍 娘子(國舅小翁帳高九大王[蕭孝誠]之女。離緣)</p> <p>小妻:丑女哥 娘子(國舅小翁帳石魯隱朮里者宰相·涅木袞別胥之次女)</p> <p>查懶五子:撒班涅魯姑(信先) 林牙</p> <p>妻:冬哥 娘子</p> <p>妻:臘 夫人</p> <p>妻:胡都 夫人</p> <p>查懶長女:興哥 夫人(適迭刺奚可汗帳可汗奴太師)</p> <p>查懶次女:李姐 夫人(適幹魯朮高隱福留太師)</p> <p>查懶三女:冬哥 娘子(適迭刺奚可汗帳定光奴帝室己)</p> <p>查懶四女:涅木袞 別胥(適國舅小翁帳石魯隱朮里者宰相)</p> <p>查懶五女:楊姐 夫人(適國舅夷離畢帳胡都董鐵里鉢里)</p>	<p>妻:阿不葛 夫人(別部國舅小翁帳王五駙馬[妻興哥公主]之弟鐸只太尉之女)</p>
<p>撒班次子:夷里衍紉里 太保[1061~1102] (清寧七年二月生。大康四年[1078]18歲授祇候。補牌印司。司北院起居注事。領牌印司郎君班闡撒。居宿直官職十余年。天祚帝即位,出使河西。除灤州刺史。乾統二年[1102]六月十四日病故。享年42歲)</p> <p>正妻:習撻(迭刺奚可汗帳楊隱將軍奴太尉之女。26歲亡故)</p>	<p>8 蒲速宛長子(?):白隱蒲速里 太傅[1058~1104] (清寧四年十一月十日生。大康二年[1076]夏19歲授祇候。補女古郎君。四年[1078]為護衛。大安二年[1086]授某職。三年[1087]授宿直官。四年[1088]河西結伴使。八年[1092]冬,稍瓦直牙書。壽昌元年[1095]授北面某職。二年[1096]漢兒結伴使。三年[1097]興聖宮之副宮使。護衛太保。四年[1098]夏,護衛。五年[1099]秋,</p>

<p>次妻:管尼 娘子(甌昆宰相帳兀古鄰夷離畢之女。生育三男一女)</p> <p>撒班三子:遜寧夷烈里 郎君[1063~](41歲)</p> <p>撒班四子:擺 郎君(19歲亡故)</p> <p>撒班五子:烏里何里(12歲亡故)</p> <p>撒班長女:某(29歲亡故。夫乙辛郎君,42歲)</p> <p>撒班次女:常家女 娘子(適甌昆宰相帳內賴里太師。30歲亡故)</p> <p>撒班三女:特免 娘子(適甌昆宰相帳某郎君)</p>	<p>幹魯朶統軍,居漢兒行宮。父病故。授崇德宮之宮使。六年[1100]歸州觀察使。乾統元年[1101]夏天祚帝即位,封左院金吾衛將軍。三年[1103]冬序次,靜江軍節度留守。四年[1104]六月二日因病薨于行在中。享年47歲)</p> <p>大妻:撻不衍 夫人(迭刺奚可汗帳胡都董帝室己之女。生育三子二女。已亡故)</p> <p>小妻:奧瓦 夫人(五院甌昆宰相帳兀古鄰夷離畢之女。生育一女,無男嗣)</p>
<p>紉鄰之子:胡獨董撻不也里(慶嗣) 上將軍</p> <p>妻:佛留姐 夫人(烏隗國舅帳郭哥駙馬之女)</p> <p>紉鄰長女:骨浴迷己 娘子(適烏隗國舅帳胡都董匹里太師之孫蒲打里將軍)</p> <p>紉鄰次女:迪輦 夫人(適迭刺勃魯恩可汗帳管寧韓家奴大王[蕭福善]之子楊九詳穩[忠信])</p> <p>紉鄰三女:乙信 娘子(適蒲打里胞弟特末里)</p> <p>烏盧本長子:阿撒里 郎君</p> <p>妻:刺里庫 娘子(勃魯恩可汗帳克勒鉢里龍虎之女)</p> <p>烏盧本次子:阿信</p> <p>妻:回里本 娘子(別部國舅玄你郎君之女)</p> <p>烏盧本三子:佛頂</p> <p>烏盧本幼子:阿古訥(幼殤)</p> <p>撒班之子:撻不也里 副宮使</p>	<p>蒲速宛次子(?):曷里軫□六(墓誌書丹者)</p>
<p>夷里衍長子:德□[1090~](14歲)</p> <p>夷里衍次子:□六</p> <p>夷里衍季子:道士奴</p> <p>夷里衍之女:延昌女[1089~](15歲)</p> <p>阿撒里之子:紉里阿不</p> <p>阿信之子:乃方里</p>	<p>9 白隱長子:宜孫[1083~](23歲)</p> <p>白隱次子:胡魯[1088~](18歲)</p> <p>白隱季子:某</p> <p>白隱長女:特免(適奚可汗帳阿撒里帝室己。24歲亡故)</p> <p>白隱幼女:回里本(適初魯得護衛道隱將軍。24歲亡故)</p> <p>白隱小妻之女:斛祿宛(兩個月)</p>

『夷』『白』二墓誌的撰者皆為蒲速輦陳團奴,且時間只隔兩年,故相關記述在描寫上雖有異而內容上相一致,對廓清相關史實極有裨益。

關於敵輦巖木古的追封王號,『遼史』中「楚國王」與「蜀國王」重出。契丹文墓誌『烏』『夷』作「蜀國王」;『紉』『阿』(即契丹大字『阿縵太師墓誌』[大安五年(1089)],通稱『蕭孝忠墓誌』)作「楚國王」。但『白』同一墓誌中二者並現,則為首次。墓誌先載:「先祖敵輦巖木古夷離董,天帝之親伯父,八代膺陶猥思迭刺部夷離董之號。重熙年間詔封楚國王,即今之惕隱司孟父房肇始。」隨後又云:「蜀國王、敵輦麼格乙林免二人之第四子國隱寧末掇夷離董,乃陶猥思迭刺部夷離董。」與之相

應，《夷》則載「重熙中上諡蜀國王，今之可汗惕隱司孟父肇始」。由此推測，興宗重熙二十一年七月追尊玄祖和德祖的同時追封敵鞏巖木古的王號可能先是蜀國王，後又改楚國王。惟改封一事《遼史》未載。

《遼史》卷六十一刑法志上「及阻午可汗知宗室雅里之賢，命為夷離董以掌刑辟，豈非士師之官，非賢者不可為乎。」契丹語的「宗室」用詞組dæl qar(宗室、宗親。本義dæl[腹]+qar[手])表示。《夷》載其先祖「八代膺宗室之號」；與之對應《白》則載「八代膺陶猥思迭刺部夷離董之號」。是可知前者的「宗室」即指後者的「陶猥思迭刺部夷離董」。太祖一族八代人世為契丹遙輦氏之夷離董，即：1. 習撚涅里、2. 牙新洽慎、3. 懿祖、4. 痕得隱帖刺、5. 玄祖、6. 諧領蒲古只、7. 曷魯隱匡馬葛、8. 敵鞏巖木古。此家族與遙輦氏可汗的關係即漢文的「宗室」、契丹文的dæl qar。據筆者最新譯釋的契丹文《故左龍虎軍上將軍正亮功臣檢校太師只衍昱敏穩墓誌》(咸雍七年[1071])³⁾，墓主乃遙輦氏迪輦鮮質可汗第八代之裔，遙輦氏本帳在陶猥思迭刺部摩思摩隗石烈。由此可知，遙輦氏與耶律氏同屬一部，惟所居石烈不同(後者居「霞灑益石烈」)。刑法志「宗室」之說與契丹文墓誌「陶猥思迭刺部夷離董」交相印證，遙輦氏與太祖一族之間的關係終由契丹文得以廓清。

蒲鄰摩斯，墓誌稱其銜作「令穩」，載其曾任突呂不部夷離董。據《遼史》，太祖時更諸部夷離董為令穩，至聖宗統和十四年又改為節度使。蒲鄰摩斯與太宗為同輩之人，其所任突呂不部夷離董當在太祖時代。

北衍蒲奴，景宗保寧年間任左院皮室詳穩。《遼史》卷七十七耶律安搏傳「姪撒給，左皮室詳穩」，與北衍蒲奴輩份相合，但名字譯音有異。

撒班鐸魯幹，因是夷里衍紉里之父，故《夷》記述其歷官宦姿較《白》為詳。撒班鐸魯幹承繼伯祖父蒲勒郎君帳之事及妻隗衍夫人之名，皆不見載于《白》。撒班鐸魯幹乃聖郎君之長子，在契丹社會中，長子擁有與父親連名、出繼親族房帳的資格和義務；幼子則有承繼本家父母房帳的資格和義務，兩者構成了維系父權制血緣親族集團的相輔相成的手段。這類事例，在筆者解讀的契丹文墓誌中大量存在，詳見拙作《契丹古俗「妻連夫名」與「子連父名」—再論契丹人的「字」一詞的詞性問題—》⁴⁾。

蒲速宛烏魯里之妻阿不葛夫人，其父鐸只太尉之兄嫂，墓誌作「別部國舅小翁帳王五駙馬、妻興哥公主」。此王五駙馬，即筆者所譯契丹文《奪里懶太山將軍妻永清郡主二人之墓誌》⁵⁾(壽昌元年[1095])所載墓主之父「特免王五」，所尚之興哥公主乃聖宗第十四女。漢文《永清公主墓誌》載「大國舅帳王五駙馬男左千牛衛將軍太山諱彥弼字良輔」，《遼史》卷六十五公主表「艾氏生一女：興哥、第十四。下嫁蕭王六。」可證「王六」乃「王五」之誤。《遼史》載蕭王六(特免王五)曾任瀋州節度使；墓誌云其為七兄弟中之長子，但諸弟之名漏載。《白》的解讀，獲知其一弟之名「鐸只」，官至太尉，與敵鞏巖木古六世孫聖郎君聯姻。特免王五的子嗣，《金史》、金代契丹文墓誌中皆有記載。「淳欽皇后異父仲兄室魯與拔里氏國舅帳」一節有詳細考證，茲不贅述。

夷里衍紉里與白隱蒲速里為堂兄弟，且皆出使過河西。墓誌之「河西」，用漢語譯音標記，意指西夏。《白》載：大安四年為結伴(使)出使河西，或即《遼史》卷二十五道宗本紀五/大安四年七月「丙辰，遣使冊李乾順為夏國王。」《夷》則未載確切年月，惟曰：今聖即位，出使河西。《白》載：壽昌二年為結伴(使)出使宋國，此事不見于《遼史》和《宋史》；《續資治通鑑長編》適缺該年記事；《續資治通鑑長編拾補》卷十三哲宗紹聖三年(1096)亦無相關記事。

白隱蒲速里雖年少堂兄三歲，仕途卻較其坦蕩。故墓誌用6行(第13~18)筆墨記述其所歷官宦姿；相比之下，夷里衍紉里的相關記述不到4行(第9~12)。茲將二人所歷任之官職名簡述如下。

白隱蒲速里大康二年補女古郎君。契丹文墓誌有「女古惕隱司」，指女古幹魯朵亦即興聖宮。女

古郎君，或即隸屬於該司之郎君。大安三年所任之宿直官，隸屬宿直司，『遼史』卷四十五百官志一：「掌輪直官員宿直之事。皇太后宮有宿直官。」大安八年任稍瓦只之牙書。稍瓦只，契丹文墓誌有「于越惕隱司仲父房稍瓦只」。牙書，又作牙署，石烈官名，位在麻普之下，會同元年十一月置。壽昌三年所任興聖宮副宮使及五年所任崇德宮宮使，興聖宮乃聖宗之宮衛；崇德宮乃承天太后之宮衛。六年所任歸州觀察，『遼史』卷三十八地理志二：「歸州，觀察。太祖平渤海，以降戶置，後廢。統和二十九年伐高麗，以所俘渤海戶復置。兵事屬南女直湯河司。」治歸勝縣。『遼東志』：「歸州，蓋州城南九十里有土城二處，遺址見存。」『盛京通志』：「今蓋平城西南九十里有土堡曰歸州城。」今之歸州城即遼之歸州，在熊岳西南三十里，屬遼寧省蓋縣⁶⁾。乾統四年六月二日病薨于行在，『遼史』卷二十七天祚皇帝本紀一「夏六月甲辰(三日)，駐蹕旺國崖。」記述的時間與墓誌只差一日，旺國崖或即墓主隨扈出行薨逝之所。

夷里衍紉里較其堂弟仕途多顯坎坷，在宿直官任上滯留十余年不得升遷，直至天祚帝即位方除灤州刺史，然第二年夏六月便亡故。灤州，『遼史』卷四十地理志四：「灤州，永安軍，中，刺史。本古黃洛城。灤河環繞，在盧龍山南。齊桓公伐山戎，見山神命鬼，即此。秦為右北平。漢為石城縣，後名海陽縣。漢末為公孫度所有。晉以後屬遼西。石晉割地，在平州之境。太祖以俘戶置。」治義豐。『方輿紀要』：「義豐廢縣，今灤州治。」即今河北省灤縣⁷⁾。

『夷』『白』所載墓主家族的婚姻狀況詳略不一，合而觀之則能看出以下幾個特點：

(1) 與五院部甌昆宰相帳五度聯姻。

撒班鐸魯幹之妻隗衍夫人，乃甌昆宰相帳北衍古昱太師之女。

夷里衍紉里之次妻管尼娘子，乃甌昆宰相帳兀古鄰夷離畢之女。

白隱蒲速里之小妻奧瓦夫人，乃五院甌昆宰相帳兀古鄰夷離畢之女。

夷里衍紉里之次妹常家女娘子，適甌昆宰相帳內賴里太師。

夷里衍紉里之三妹特免娘子，適甌昆宰相帳某郎君。

甌昆氏，隸屬五院部，且有宰相帳，皆為『遼史』所遺漏。筆者所譯契丹文『大耶律故義和仁壽皇太叔祖哀冊』、『大耶律故宋魏國妃墓誌銘』的書丹者麥奴，即甌昆氏乾統年間書法家。其字體端方遒勁，頗有唐褚遂良遺風。

(2) 與迭刺奚可汗帳三度聯姻。

夷里衍紉里之正妻習撚，乃迭刺奚可汗帳楊隱將軍奴太尉之女。

白隱蒲速里之大妻撻不衍夫人，乃迭刺奚可汗帳胡都董帝室己⁸⁾之女。

白隱蒲速里之長女特免，適奚可汗帳阿撒里帝室己。

(3) 與國舅尚父帳(別部國舅小翁帳)兩度聯姻。

聖郎君之妻滿尼娘子，房族為國舅尚父帳。

蒲速宛烏魯里之妻阿不葛夫人，乃別部國舅小翁帳王五駙馬之弟鐸只太尉之女。

此國舅帳即太祖淳欽皇后異父仲兄室魯所領房帳，其後裔皆以拔里氏為姓。王五駙馬即室魯四世孫特免王五(『遼史』的「蕭王六」)，所尚之興哥公主乃聖宗第十四女。

最後，『白隱太傅位誌碑銘』的解讀，又可以給契丹古俗「子連父名」增添新例。墓誌載：

(1) 蒲鄰摩斯之長子蒲勒。pulin(蒲鄰)是pul(蒲勒)接續派生形容詞後綴-in的形式。

(2) 蒲速宛烏魯里之子白隱蒲速里。pusuan(蒲速宛)是接續陰性形動詞後綴-n的形式；與之同根的pusuar(蒲速里)則是接續陽性形動詞後綴-r的形式。

派生形容詞後綴-in和陰性形動詞後綴-n是構成契丹男子的「字」的基本語尾音韻形式。筆者的研究結果證實：在契丹社會里，只有長子（或獨子）才有資格取父親之「字」的詞根構成年所起的小名，即「子連父名」。

從白隱蒲速里之名「蒲速里」依循的是「子連父名」的命名習俗來看，當是其父的長子。契丹文用「niə baqa」來表示白隱蒲速里與其父母之關係，該詞組是否即「長子」的別稱尚不能肯定，但墓誌載白隱蒲速里尚有一弟曷里軫（墓誌書丹者）。我們可以對比『耶律夷里衍太保位誌』中出現的事例：夷里衍乃其父之仲子，irion（夷里衍）是接續陰性形動詞後綴-n的形式；其弟夷烈里之名iriar是接續陽性形動詞後綴-r的形式。這就是契丹社會與「子連父名」、「妻連夫名」並存的另一古俗「弟連兄名」。「子連父名」的現象皆出現在長子（或獨子）與父親之間，表明惟獨長子在誕生之際可以與父親連名，這是契丹社會所賦與長子的一項特權。長子的特權，尚不止此一項。在契丹社會里，長子和幼子擁有種種特權。長子有出繼親族房帳的資格和義務，而其他子嗣一般沒有。幼子有承繼本家父母房帳的資格和義務，也是其他子嗣所沒有的。其他子嗣不具備與父親連名的資格；意欲連名，只能與兄長連名。墓誌載夷里衍為其父仲子，但其弟夷烈里既與之連名，可推知其父長子已幼殤，所以夷烈里「弟連兄名」的對象便成了其仲兄夷里衍。由此反觀白隱蒲速里與其父之關係，可以推測：白隱蒲速里即使原非長子也已具有長子的身份，所以方有資格與其父蒲速宛連名。

二 淳欽皇后異父仲兄室魯與拔里氏國舅帳

淳欽皇后的兄弟究竟有幾人，何者為兄、何者為弟的問題，在筆者釋讀出契丹文『奪里懶太山將軍妻永清郡主二人之墓誌』（壽昌元年[1095]）之前一直爭論紛紛、無統一看法。敵魯為其兄、阿古只為其弟，文獻和墓誌所載基本一致，故惟此二人之伯仲無問題。僅『遼史』卷七十四韓知古傳一見的「欲穩」（「知古六歲，為淳欽皇后兄欲穩所得」），實與「月腕」皆為契丹語jo'un的同音異譯，因此其人並非「淳欽皇后兄」、而是「淳欽皇后父」，『遼史』記述有誤。

辨明室魯的身分，這個問題與國舅帳的房族譜系具有直接的關聯：如果室魯是弟，則其姓氏當與淳欽皇后及阿古只同姓述律；倘其為兄，則其姓氏當與敵魯同姓拔里。

迄今為止，對室魯的歸屬意見有二：一是將室魯與敵魯視作同一人；二是將室魯列入淳欽皇后弟之列，亦即淳欽皇后有弟二人：室魯與阿古只。但通過契丹文墓誌的解讀，筆者得出了另一種結論。

首先，根據漢文史料即可推斷出如下史實：

(1) 太宗皇后父室魯與蕭緬思（勉思）為同一人。

對照『遼史』與『契丹國志』的『后妃傳』即可瞭然。

『遼史』卷七十一后妃傳：

太宗靖安皇后蕭氏，小字溫，淳欽皇后弟室魯之女。

『契丹國志』卷十三后妃傳：

太宗皇后蕭氏，涿州人，遼興節度使蕭延思之女也。

是則室魯與蕭延思當為同一人。『契丹國志』卷十五外戚傳將淳欽皇后兄述律魯速與蕭延思分別立傳，事跡迥不相同，顯見非同一人。此蕭延思即『遼史』卷三太宗本紀上/天顯十年(935)四月「丙戌，皇太后父族及母前夫之族二帳並為國舅，以蕭緬思為尚父領之。」所載之蕭緬思。『遼史』卷六十七外戚表「駙馬都尉室魯」之左，列有「勉思」一名。「勉思」顯然就是「緬思」同音異譯，兩者無疑為

同一人物。『契丹國志』所載「延思」，當是「勉思」或「緬思」之誤。

(2) 室魯非淳欽皇后弟，乃其兄。

漢文『蕭義墓誌』載：

其先迪烈寧，太祖姑表弟，應天皇后之長兄也。

既云長兄，當還有仲兄。

『契丹國志』卷十七蕭翰傳載：

蕭翰，本國人，述律太后之兄子也，其妹復為太宗后。

學者多根據此條記載推斷蕭翰即敵魯之子，然而史實並非如此。

蕭翰之父乃室魯，可由『遼史』卷百十三蕭翰傳所載蕭翰與淳欽皇后的一段對話來證實：

太后問翰曰：汝何怨而叛？對曰：臣母無罪，太后殺之，以此不能無憾。

參與反對太祖稱帝的諸弟之亂的，乃室魯之妻餘盧睹姑。『遼史』卷一太祖本紀上/八年(914)春正月條：

(太祖)因謂左右曰：北宰相實魯妻餘盧睹姑於國至親，一旦負朕，從于叛逆，未置之法而病死。此天誅也。

雖一言太后誅殺、一言病死，但兩者所指無疑為同一人(「實魯」顯然是「室魯」的同音異譯)。是可證蕭翰之母乃室魯之妻。蕭翰既為「述律太后之兄子也」，此兄無疑是指室魯。

由此又可知，『舊五代史』卷九十八張礪傳所載蕭翰之父「阿鉢」，不是敵魯、而是室魯之另一名。

蕭翰者，契丹諸部之首長也。父曰阿鉢。……其妹為阿保機妻，則德光之母也。

『資治通鑒』卷二百六十四亦載阿鉢之名：

(唐天復三年[903])阿保機遣其妻兄阿鉢將萬騎寇渝關。

此「阿鉢」由契丹文『奪里懶太山將軍妻永清郡主二人之墓誌』證實：乃「阿鉢堇」之節略譯音，其名「緬思」，正是室魯。

(3) 室魯在敵魯之前曾任北宰相

『遼史』卷一太祖本紀上/四年(910)秋七月：

以后兄蕭敵魯為北府宰相。后族為相自此始。

漢文『蕭義墓誌』載：

其先迪烈寧，太祖姑表弟，應天皇后之長兄也。……初置北相，首居其位。

所云均為敵魯所任之北府宰相乃遼之首任。但在太祖本紀七年(913)五月條中，又記有在此之前，還會設置過北宰相一職：

遣北宰相迪鞏率驍騎先渡。甲寅，奏擒刺葛、涅里哀阿鉢於榆河，前北宰相蕭實魯、寅底石自剄不殊。

此「前北宰相蕭實魯」與太祖八年(914)正月條再度出現的「北宰相實魯」無疑為同一人。但與室魯並現同一契丹文墓誌中的敵魯、阿古只二人，皆附「宰相」之稱，惟言及室魯時稱其為「尚父」，並不作「宰相」。「尚父」之稱，與『遼史』卷三太宗本紀上的記述相同。

(4) 尚太祖女質古者非室魯而是敵魯之子屈列。

『遼史』卷六十五公主表：

太祖一女：質古。下嫁淳欽皇后弟蕭室魯。幼為奧姑。契丹故俗，凡婚燕之禮，推女子之可尊敬者坐於奧，謂之奧姑。未封而卒。

『契丹國志』卷十五外戚傳：

述律魯速，太祖皇后兄也，……子屈列，尚奧哥公主。

兩則史料貌似言同一事，實則非也。

漢文『耶律羽之墓誌』載墓主人妻重袞夫人「故實六宰相之女也，昇天皇帝之甥。」卻諱言其母。墓誌避稱親屬名諱的最大原因之一便是該人生前犯有罪過甚非善終。「實六」即「室魯」的同音異譯，其人之妻倘即「未封而卒」的太祖女質古(奧哥)，不應特意避忌。前引『遼史』太祖本紀/太祖八年春正月條：「北宰相實魯妻餘盧睹姑於國至親，一旦負朕，從于叛逆，未置之法而病死。此天誅也。」點明室魯之妻生前參與了太祖諸弟的叛亂，雖系病死，亦被視為「天誅」。是可證『契丹國志』關於質古所適夫婿為敵魯之子屈列的記載為信史，『遼史』公主表所記有誤。羽之夫人重袞為「昇天皇帝之甥」，此昇天皇帝當指遼太祖，則重袞之母當是太祖之妹餘盧睹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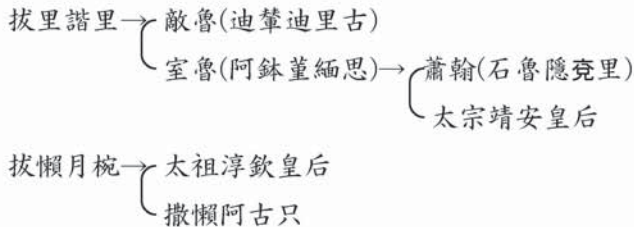
以上四條，足以證明室魯其人乃淳欽皇后之兄而非弟。由此導出以下結論：

(1) 蕭翰乃室魯之子，太宗靖安皇后既為蕭翰之妹則即室魯之女。

(2) 室魯與敵魯同為淳欽皇后母(德祖之妹、太祖之姑)與前夫所生之子；淳欽皇后與弟阿古只則為其母與月梳(『遼史』地理志一之「容我」、后妃傳之「婆姑」)所生之子。

2003年5月，遼寧省阜新蒙古族自治縣平安地鄉阿漢土村宋家梁屯北山遼代墓群中出土的契丹文『奪里懶太山將軍妻永清郡主二人之墓誌』(誌石正面刻有漢文『永清公主墓誌』)，對解明室魯的身世提供了極其珍貴的第一手資料。根據筆者的解讀成果，可將上述由漢文史料得出的結論予以補完。

墓誌載：德祖之女與其前夫拔里諧里郎君生二子，長子名迪輦迪里古；次子名阿鉢董緬思。德祖之女與其後夫拔懶月梳生有五子，長女即淳欽皇后，淳欽皇后之弟名撒懶阿古只。阿鉢董緬思為太宗皇后之父，是可知其為室魯之別名。阿鉢董緬思之子名石魯隱克里，乃其叔父撒懶阿古只第五妻所生，過繼給阿鉢董緬思為子。石魯隱克里之妻乃世宗妹阿不里公主，與『遼史』蕭翰傳所載「蕭翰，……天祿二年(948)，尚帝妹阿不里。」一致，故可知石魯隱克里其人即蕭翰。至此，室魯之身世終於解明：



因此，室魯的子嗣實際上承繼的是阿古只的血脈。蕭翰以下的世系，『奪里懶太山將軍妻永清郡主二人之墓誌』有極為詳細的記述，直到遼道宗壽昌元年[1095]拔懶月梳九世孫之世。

2004年8月，在奪里懶太山將軍家族墓地又出土了一方契丹文墓誌，鐫刻時間在金世宗大定十五年(1175)。墓誌蓋上刻契丹文『故顯武將軍上師居士拔里公墓誌』。墓主緬隱胡烏里，乃阿鉢董緬思(室魯)十世孫、石魯隱克里(蕭翰)九世孫。墓誌一直記述到拔懶月梳十三世孫，亦即墓主之孫輩。根據筆者的解讀結果，使得室魯一族的世系更加充實；尤其是首次從契丹文的角度證實了室魯一族依然使用拔里氏舊姓這一重要史實。

關於室魯後裔的姓氏問題，筆者曾根據契丹大字『永寧郡公主墓誌銘』(大安八年[1092])及『耶律撒班于越位誌銘』(乾統八年[1108])中出現的「拔里胡都董駙馬」(蕭孝友之子蕭胡睹)、「拔里小翁帳」推測：遼朝中期以降述律氏與拔里氏合併⁹。筆者最新解讀的金代契丹文墓誌『故顯武將軍上師

居士拔里公墓誌』(金世宗大定十五年[1175])證實了當初這一推測的正確。室魯幼少之時隨母改嫁成為拔懶月椀之子,其姓氏當與淳欽皇后相同,或是漢文史料所載之「述律氏」、或是契丹文墓誌所載之「布猥氏」。然契丹文墓誌蓋赫然刻作「拔里公之墓誌」,表明室魯後裔雖與敵魯一系所屬國舅帳不同但依然維持拔里氏原姓。漢文墓誌與契丹文墓誌出現的國舅尚父帳,即室魯所領房帳,其後裔皆以拔里氏為姓,證實國舅尚父帳與國舅大翁帳雖房帳不同而姓氏合一。

茲將契丹文『奪里懶太山將軍妻永清郡主二人之墓誌』與『故顯武將軍上師居士拔里公墓誌』所載世系對比列表如下。

	『奪里懶太山將軍妻永清郡主二人之墓誌』 (遼道宗壽昌元年[1095])	『故顯武將軍上師居士拔里公墓誌』 (金世宗大定十五年[1175])
1世	拔懶月椀 阿主 妻:撒割竹 迷己(德祖之妹、太祖之姑)	
2世	阿鉢董緬思(室魯) 尚父 ----- 撒懶阿古只 宰相 次妻:楚古 麼格 第五妻:擗斤 夫人	
3世	石魯隱克里(蕭翰) 令公(拔懶月椀阿主之子叔父撒懶宰相第五妻擗斤夫人之子) 妻:阿不里 齊國公主(讓國皇帝[耶律倍、圖欲]·擗斡麼之女)	七世祖 ¹⁰⁾ :石魯隱克里(蕭翰) 令公 妻:阿不里 秦國公主 ¹¹⁾ (義宗皇帝[耶律倍、圖欲]之女)
4世	丹哥 將軍	丹哥 將軍
5世	□□啜里(蕭啜里) 駙馬 妻:和古典 公主(世宗皇帝·擗斡麼之女) ----- 留隱安哥 太師(有七子) 妻:先哥 韓國夫人(惕隱司孟父房克石太師之孫女)	安哥 太師
6世	啜里之子:撒堅額哥(蕭克忠) 駙馬相公(兼承女古帳及撒懶阿古只宰相次妻楚古麼格之帳。通漢字、知禮儀。駙馬都尉。郎君班詳穩。彰國軍節度使[『遼史』作「長寧軍節度使」]。金吾衛上將軍。上京之戶部。四字功臣。國舅詳穩。封使相。) 妻:□氏 公主(無男嗣) ----- 留隱安哥長子:特免王五 駙馬(蕭王六。兄弟七人中之長子) 妻:興哥 公主(統和皇帝之尚功[艾氏]之女) 特免王五之弟:鐸只 太尉(據契丹文『白隱太傅位誌碑銘』)	王五 駙馬都尉 妻:興哥 公主(聖宗皇帝之女)
7世	撒堅額哥獨女:招里 妃(適統和皇帝之弟齊國大王[高七]之第三子楚古隱圖得大王[宗熙]) ----- 特免王五之子:奪里懶太山 將軍[1029~1087](蕭彥弼,字良輔。大安三年三月十六日亡故。享年59歲。九月十一日入葬) 妻:堯姐 永清郡主[?~1095](統和皇帝弟齊國	奪里懶太山 將軍 妻:堯姐 郡主(齊國王 ¹²⁾ 圖得之女)

	大王之子楚古隱圖得大王[宗熙]・招里妃之長女。壽昌元年二月二十日薨。六月二十日與夫將軍合葬)	
8世	<p>長子:別里(昕) 太保</p> <p>正妻:撻不衍 娘子(惕隱司仲父房齊隱太師・蘭庫夫人之女)</p> <p>續弦妻:欲混 娘子(遙輦鮮質可汗帳慎思留守[漢文墓誌作「遙輦帳燕京同知留守左僕射春思」]之女)</p> <p>小妻:步恭 娘子</p> <p>-----</p> <p>次子:查刺(咳) 郎君</p> <p>妻:阿里 娘子(六院部口太師・阿睦葛夫人之女)</p> <p>-----</p> <p>季子:阿刺里(昉) 郎君</p> <p>妻:窩里朶 娘子(六院部謝六郎君・先哥娘子之女)</p> <p>長女:賢聖哥 娘子(適耶魯幹惕隱司季父房太尉。永清郡主之弟[漢文墓誌作「大橫帳魏國王宗熙男鄧州觀察使弘禮」])</p> <p>-----</p> <p>次女:合哥 娘子[漢文墓誌失載](適遙輦阿刺里)</p> <p>三女:貴哥 娘子(適撻不也里惕隱司將軍[漢文墓誌作「大橫帳于越王孫涅哥」])</p> <p>四女:得哥 娘子(適都特王子班郎君[漢文墓誌作「王子班度窟里」])</p> <p>五女:師姑 娘子(適蒲速里惕隱司仲父房郎君[漢文墓誌作「大橫帳思口副樞親弟蒲速里」])</p> <p>六女:延哥 娘子(尚幼[漢文墓誌作「幼年猶在寶室」])</p>	<p>特免阿刺里 太師(某地節度使)</p> <p>妻:窩里朶 夫人(六院諸領于越帳謝六郎君之女)</p>
9世	<p>昕長子:阿僧(撻不衍娘子生)</p> <p>次子:韓家奴(撻不衍娘子生。契丹文墓誌書丹者)</p> <p>幼子:哥得(步恭娘子生)</p> <p>長女:林迷</p> <p>次女:阿古</p> <p>-----</p> <p>咳長子:特末里</p> <p>次子:宜孫(漢文墓誌作「宜哥」)</p> <p>幼子:馬哥(漢文墓誌作「那哥」)</p> <p>長女:馬安(漢文墓誌失載)</p> <p>次女:烏里衍(漢文墓誌失載)</p> <p>幼女:五斤(漢文墓誌失載)</p> <p>-----</p> <p>昉長子:如奴(漢文墓誌作「如意奴」)</p> <p>次子:何里只</p> <p>三子:五斤(『金史』卷九十一石抹卞傳「五代祖王五,遼駙馬都尉。父五斤為群牧使,從睿宗秋山」)</p> <p>四子:陳十</p> <p>長女:擺散(漢文墓誌失載)</p> <p>次女:南睦散(漢文墓誌失載)</p>	<p>如奴(契丹之駙馬都尉。南京統軍兼定東勝等地節度使。特進)</p> <p>妻:某 公主(興宗皇帝之孫女)</p>

10	『金史』卷九十一石抹卞傳： 五斤之子：石抹卞(本名「阿魯古列」。鄭州防禦使。武勝軍節度使。河南尹。西南路招討使。大名尹。臨洮尹。卒官，年六十三)	如奴長子：烏里朮輦(絳順口等地刺史及河建之少尹) 妻：王哥 夫人(惕隱司仲父房都特戒師之女)
11		緬隱胡烏里[1130~1175] 顯武將軍上師居士 蘭陵縣開國男騎都尉(天會八年十月二日生。 大定二年[1162]，護衛。四年[1164]八月，上師。 七年[1167]六月奉母之靈位于漆水郡掩閉。八 年[1168]七月，起復。九年[1169]四月，副使。 十年[1170]二月膺口口三百萬。十一年[1171] 十二月，復除副使。十二年[1172]十月，出家為 道士。除太常職事。是年隨扈夏捺鉢。十五年 [1175]，隨扈夏捺鉢數月。同年九月十八日亡 故，享年46歲) 妻：楚越 蘭陵縣君(惕隱司仲父房鐸魯幹·阿 刺懶夫人之女)
12		長子：烏里只夷末里(祗候。25歲卒) 妻：阿古鄰(遙輦鮮質可汗帳、今德州防 禦鎮國馬安之女) 次子：毛家夷末里(祗候。兼任東平縣某職) 妻：于越(惕隱司仲父房稍瓦只之道士耶 阿之女) 季子：瑰里(未娶。父歿後選補祗候) 長女：奧魯宛阿古 郡夫人(適元彥樞只刺里輔 國[單州刺史]) 次女：吼烏里堅 迷己(適石丑[母縣君之姐之 子]) 季女：壽陽(無封號)
13		烏里只夷末里長子：某 幼子：永安 ----- 毛家夷末里之子：東平 女：興昱

根據筆者對契丹文墓誌的最新研究結果，淳欽皇后之父拔懶月椀(墓誌中尊稱為「阿主」)，姓「布猥」氏。其妻(即德祖之妹、太祖之姑)名撒割竹(墓誌中尊稱為「迷己」)。

「阿主」，即契丹語aḡu的音譯，對長輩男性的尊稱，漢譯作「翁」，「國舅大翁帳」、「國舅小翁帳」之「翁帳」，就以aḡu-n(「翁」+屬格後綴)的形式表示。契丹語「外祖父」作nahaḡu aḡu，直譯即「舅翁」。aḡu的複數形為aḡu-nid，表示上輩男性親屬。太祖于遙輦可汗時代任撻馬狝沙里之時，國人號之曰「阿主沙里」。此處之「阿主」，即為尊稱。「阿主」尚以aḡu'in的形式用于男子之字和女子之名，

如：「阿主隱阿不」；庫古勒之妻「阿主隱」；乙辛隱幹特刺長女「阿主隱莫斯」等。aḡu一詞室韋人亦用于人名或尊稱，如『冊府元龜』卷九百七十二所見「室韋大都督阿朱」，阿朱與阿主即同音異譯。

「迷己」，即契丹語mig的音譯，對長輩女性的尊稱。契丹語「祖父」作abu ai(即「祖」+「父」)；「祖母」則作mig mægə,亦即上輩之母。「迷己」亦多用于女子名(正如abu多用于男子名一樣)，如：紉鄰查刺長女「骨欲迷己」；烏里衍朮里者幼女「胡都古迷己」、孫女「朝迷己」；緬隱胡烏里次女「烏里堅迷己」。漢文墓誌的「末肌」乃「迷己」的同音異譯，如：沙姑長女「諧里末肌」、次女「那里末肌」、三女「温睹末肌」等。

撒割竹迷己乃德祖之妹、太祖之姑，先嫁陶猥思迭刺部温納何刺石烈的拔里諧里郎君，生迪輦迪魯古(即漢文史料之「敵魯」)、阿鉢董緬思(即漢文史料之「室魯」)二子；後攜幼子室魯改適拔懶月腕(即漢文史料之「容我」、「婆姑」。拔懶月腕原本已有妻，墓誌稱撒割竹作「配偶妻」，非原配之意。因此，留在前夫拔里諧里處的敵魯後屬國舅大翁帳；而隨母改嫁至繼父處的室魯後屬國舅尚父帳。撒割竹迷己與拔懶月腕阿主共生育五子，見于漢文史料的有：撒懶老古(耶律斜涅赤之姪)之母淳欽皇后姊、淳欽皇后與其弟撒懶阿古只(阿骨只、遏古只)三人；見于契丹文墓誌的有淳欽皇后同胞姐妹迪里古娘子。另外一子待考。室魯無子，過繼撒懶阿古只第五妻擗斤夫人所生之子石魯隱克里為其嗣，此人即漢文史料所載之蕭翰。室魯原姓拔里氏，其子嗣溯其原本是撒懶阿古只之裔。原是親兄弟的敵魯和室魯，因其母撒割竹迷己的改嫁而分屬國舅大翁帳與國舅尚父帳。

這段史實，漢文史料不載，加上某些不實記述的誤導，是故長期以來在述律氏與拔里氏的關係問題上眾說紛紜、莫衷一是；關於室魯、蕭翰及其所屬房族，也是學界各執己見的熱門話題。這段公案，直到2004年筆者全面釋讀了契丹文『奪里懶太山將軍妻永清郡主二人之墓誌』(壽昌元年[1095])後，方才得以了結。

契丹文『永寧郎君墓誌銘』(大安四年[1088])載布猥氏隸屬國舅小翁帳，但依漢文史料，布猥氏一族似在天贊元年以後被編入五院部。如『遼史』興宗本紀重熙九年所記：

十二月庚寅，以北大王府布猥帳郎君自言先世與國聯姻，許置敝史，命本帳蕭胡睹為之。蕭胡睹伯父蕭孝穆為淳欽皇后弟阿古只五世孫、亦即蕭孝誠(六温高九)之兄。契丹文『梁國王位誌銘』(乾統七年[1107])載諧領桃隗(撒懶阿古只之重孫、蕭孝穆之父蕭和)一系隸屬國舅小翁帳。「敝史」乃國舅帳官職，蕭胡睹既為淳欽皇后直系後裔，故此處之「本帳」當指國舅小翁帳。太宗初設國舅別部，其成員是拔懶月腕(撒割竹迷己後夫)一族與拔里諧里(撒割竹迷己前夫)一族。「先世與國聯姻」的布猥帳，大約就是拔懶月腕一族的遠支親屬(可能是魏寧或慎思的後人)，未得以昇入國舅帳而被編入了五院部。布猥帳于『遼史』僅此一見，契丹文墓誌則載拔懶月腕之女姓布猥氏。

布猥氏大約因撒割竹迷己與淳欽皇后之故，多與皇室聯姻。

(1)據筆者譯釋的契丹文『永寧郎君墓誌銘』載：布猥氏與太祖弟雲獨昆迭烈哥家族六度聯姻。淳欽皇后同胞姊妹迪里古娘子(所嫁對象適在殘缺處，可能是雲獨昆迭烈哥，但作為其妻似又不宜稱娘子，抑或非正室)、雲獨昆迭烈哥四世長孫和尚奴郎君之妻布猥氏某(名適在殘缺處)、雲獨昆迭烈哥四世仲孫管寧之長子兀古勒郎君之妻布猥九姐夫人、兀古勒之孫磨魯幹之正妻布猥札里德娘子、兀古勒之弟尼兀里將軍之承帳孫高奴郎君之妻布猥德哥娘子、和尚奴幼弟敵輦謝六之仲子十神奴太師之妻布猥李家夫人，共歷七代。

(2)據筆者譯釋的契丹文『烏盧本太尉墓誌銘』(大安十年[1094])載：仲父房述瀾釋魯五世孫石刺令穩之妻布猥安夫人。

(3)據筆者譯釋的契丹文『乙辛隱大王墓誌銘』(乾統五年[1105])載：太祖弟阿辛寅底石六世孫乙

辛隱斡特刺之母布猥撒割竹，封秦國太夫人。

(4) 據筆者譯釋的契丹文『海棠山造像碑墓誌』載：墓主家族某人之正妻布猥興哥乙室麼格。

此外據『惕隱司孟父房白隱太傅位誌碑銘』（乾統五年[1105]）載：敵輦巖木古六世孫聖郎君之妻滿尼娘子隸屬尚父帳，此尚父帳無疑就是室魯所領之國舅尚父帳。

拔里氏本帳隸溫納何刺石烈。『奪里懶太山將軍妻永清郡主二人之墓誌』載：淳欽皇后母之前夫（敵魯、室魯之父）拔里諧里郎君，出自「陶猥思迭刺部溫納何刺石烈」。溫納何刺，契丹文作ona hara，即『遼史』營衛志下/部族下所載六院部下屬四石烈之一的「斡納阿刺」，此石烈名在太宗本紀下/會同三年八月條作「溫納何刺」，後者譯音更貼切于契丹文ona hara的表音。溫納何刺石烈究屬北院（五院）還是南院（六院），營衛志與太宗本紀所載不相統一。前者言該石烈屬六院；後者言該石烈屬五院。暫以營衛志的記述為準。

『奪里懶太山將軍妻永清郡主二人之墓誌』載：最初執掌腹心部的就是淳欽皇后異父長兄敵魯（迪輦迪里古宰相）、淳欽皇后弟阿古只（撒懶阿古只宰相）、淳欽皇后異父仲兄室魯（阿鉢董緬思尚父）三人，均為嗣後太宗時設置國舅帳的中心人物。

太宗初設「兄弟別部國舅」，總知其事的是阿鉢董緬思尚父，這段記載與『遼史』卷三太宗本紀上/天顯十年夏四月條「皇太后父族及母前夫之族二帳並為國舅，以蕭緬思為尚父領之」所言顯然為同一事件，由此可知，國舅別部的最初設立當在太宗朝，百官志、外戚表將國舅別部的設立時間系于世宗朝，是把世宗重建國舅別部之事誤作了初設。契丹文墓誌的阿鉢董緬思尚父（室魯），就是太宗本紀所載之「蕭緬思尚父」。室魯總領的是國舅別部，由此又可知漢文『耶律昌允妻蘭陵郡夫人蕭氏墓誌銘』中所云「大國舅尚父帳」就是國舅別部的另一種表現形式。

將契丹文墓誌與『遼史』雙方的記載相對比，可以對世宗朝以前的國舅帳的設置情況做出如下推測：太宗即位之後設置的「兄弟國舅別部」，其成員包擴淳欽皇后母前夫拔里諧里一族和後夫拔懶月斡一族，這就是『遼史』所謂的「國舅司」。總領其事者，即拔懶月斡的過繼子、太宗靖安皇后的父親——阿鉢董緬思（室魯）尚父。

太宗設立「兄弟國舅別部」（國舅司）之前的國舅帳構成成員，依『遼史』所載是拔里氏與乙室已氏二族。但太祖朝隸屬國舅帳的拔里氏與德祖妹撒割竹迷己先嫁之夫拔里諧里的家族有什麼樣的關係，尚不清楚。如果拔里諧里一族包擴在內，那麼太宗天顯十年在既存的國舅二帳之外另設國舅別部，就是將拔里諧里一族由拔里氏國舅帳中提取出來，與拔懶月斡一族合並，組成以布猥氏為小翁帳、拔里氏為大翁帳的新的國舅帳。這個被命名為「兄弟國舅別部」的新設的國舅帳，其地位顯然居于既存的國舅帳之上，其目的無疑是為了提高淳欽皇后一族的政治地位。『遼史』卷十五聖宗本紀六/開泰三年六月「合拔里、乙室二國舅為一帳」的記述，似乎表明拔里氏直到開泰三年與乙室已氏合並為止，始終保持着單獨的國舅帳。倘如此，則在拔里諧里一族歸並入國舅別部之後，拔里氏的其他家族仍然在原有的國舅帳中保留着一席之地。開泰三年以乙室已氏出身的蕭敵烈總領合並後的國舅帳，事實上就是撤消了拔里氏獨立擁有的國舅帳，由乙室乙氏獨攬。這一推論，與契丹文墓誌反映的聖宗朝以降的國舅帳局面相吻合：國舅別部由拔里氏大翁帳、拔里氏小翁帳構成；乙室已氏的國舅帳由大父房、少父房構成，由拔里氏單獨執掌的國舅帳已不存在。

最後附帶提及的是：筆者由於研究吐爾基山遼墓墓室甬道牆壁上的契丹大字墨書，故開始關注墓主的身份問題、尤其是將其推測為阿不里公主之說。據考古發掘報告所披露的墓室構築情況及隨葬品的

規格、造型及圖案，顯示出可能並存的幾個信息：一、遼皇室成員；二、薩滿教神職人員；三、非正常死亡的三十歲左右女性。據此，學界將吐爾基山遼墓墓主界定在太祖之妹餘盧睹姑、太祖之女質古、世宗之妹阿不里三位女性之中。

太祖之妹餘盧睹姑，《遼史》僅一見其名，載914年太祖的一段發言中：「北宰相實魯妻餘盧睹姑於國至親，一旦負朕，從于叛逆，未置之法而病死。此天誅也。」由此推知餘盧睹姑死期在914年以前。

太祖之女質古，如本文開篇所證，當是太祖淳欽皇后異父兄敵魯之子屈列之妻，《遼史》公主表載其「未封而卒」，很可能是嫁與屈列後不久即亡故，則其死期大約亦在914年前後。

世宗之妹阿不里，見于《遼史》天祿三年(949)春正月的記事：「蕭翰及公主阿不里謀反，翰伏誅，阿不里瘐死獄中。」

前二位女性亡故之時，契丹大字尚未製作，其墓壁上不會出現契丹大字墨書。至於阿不里，亡故之時已在契丹大小字皆已製成之後，因此惟有此人可以納入推測視野。但亦有疑竇：蕭翰尚阿不里公主，事在天祿二年(948)，見于卷百十三蕭翰傳。《遼史》未載阿不里詳細事蹟，如果嫁與蕭翰是初婚，則不太可能遲至近三十歲。「瘐死」之說，雖或含有被毒殺的可能，但阿不里本人是否曾有「奧姑」身份亦無史文可徵。

遼墓的主人，未必都是見諸《遼史》記載的人物。從墓主的服飾、隨葬器物等顯現出薩滿教特徵這一點來看，「服務于皇室的太巫」¹³⁾這一推測可能比較接近正鵠。至於墓葬的年代，根據筆者解讀的墓壁契丹大字墨書透露出來的信息，構築墓室的時間上限不會早於契丹小字的製作時間，亦即不會早於924年或925年。

注

1) 「古鄰滑哥」之字「古鄰」，拓片不甚清晰。有可能與《遼史》卷九十四耶律化哥傳所載弘隱化哥為同一人。茲錄傳文于此：「耶律化哥，字弘隱，孟父楚國王之後。善騎射。乾亨初，為北院林牙。統和四年，南侵宋，化哥擒諜者，知敵由海路來襲，即先據平州要地。事平，拜上京留守，遷北院大王。十六年，復侵宋，為先鋒，破敵于遂城，以功遷南院大王，尋改北院樞密使。開泰元年，伐阻卜，阻卜棄輜重遁走，俘獲甚多。帝嘉之，封國王。後邊吏奏，自化哥還闕，糧乏馬弱，勢不可守，上復遣化哥經略西境，化哥與邊將深入。聞蕃部逆命居翼只水，化哥徐以兵進。敵望風奔潰，獲羊馬及輜重。路由白拔烈，遇阿薩蘭回鶻，掠之。都監裏里繼至，謂化哥曰：君誤矣！此部實效順者。化哥悉還所俘。諸蕃由此不附。上使按之，削王爵。以侍中遙領大同軍節度使，卒。」

2) 愛新覺羅烏拉熙春《契丹文墓誌より見た遼史》松香堂，2009年版。pp. 155~158。

3) 墓誌全譯見拙作「遙輦氏迪輦鮮質可汗與陶狠思迭刺部」，韓國國際學術大會《契丹研究現況及研究方向》論文。2009年10月。

4) 《立命館文學》602号，2007年10月。收入《愛新覺羅烏拉熙春女真契丹學研究》松香堂，2009年版。

5) 關於本墓誌的解讀研究，參見拙作「永清郡主与太山將軍世系考」，《東亞文史論叢》第2号，2004年3月。及《契丹文墓誌より見た遼史》松香堂，2006年版。pp. 220~226。

6) 引自向南《遼代石刻文編》河北教育出版社，1995年。p. 427。

7) 引自向南《遼代石刻文編》河北教育出版社，1995年。p. 65。

8) 「帝室己」，迭刺奚可汗帳、六部奚可汗帳之官職名，契丹文墓誌中多見，《遼史》失載。卷四十六百官志二/北面部族官「奚六部。在朝曰奚王府。有二常袞，有二宰相，又有吐里太尉，有奚六部漢軍詳穩，有奚迭刺詳穩，有先離撻覽官。」常袞即敵穩。吐里又作秃里。迭刺，《遼史》釋其義「走卒謂之迭刺」；遼軍制有迭刺司：「迭刺軍詳穩司、旗

鼓拽刺詳穩司、千拽刺詳穩司、猛拽刺詳穩司、西南面拽刺詳穩司」。奚王府有奚拽刺詳穩、奚拽刺太保。遼代漢文『張哥墓誌』將「奚拽刺太保」訛譯作「奚耶律太保」。先離撻覽官,同墓誌作「奚王府撻覽母呵長管」。契丹文墓誌中出現的「帝室己」,迄今未見于遼代漢文史料,可補奚王府官職之闕漏。

9) 拙作『契丹文墓誌より見た遼史』松香堂,2006年版。pp. 22~23。

10) 墓誌第三行載墓主「第七代之先祖石魯隱克里令公」。「第七代之先祖」,當是「第八代之先祖」之誤。

11) 「秦國公主」,「秦國」乃「齊國」之誤。世宗長女和古典,保寧中封秦國長公主。或與和古典之封號相混。

12) 「齊國王」,宗熙(貼不)未封過齊國王。其父隆祐(高七),開泰初改封齊王。當是與其父封號相混。對比『永清郡主墓誌』的記述即可明瞭。

13) 馮恩學「吐爾基山遼墓墓主身份解讀」,『民族研究』2006年第3期。

(立命館アジア太平洋大学教授)